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誠意伯像

卷之六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華淪於夷。曷仕于時。夷歸於夏。仕止廼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容。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同郡王公景曰先生沉幾先物獨識 真主遽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已定于是席  
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 御書詔  
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衆贊千載一遇雖伊  
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  
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金陵李公時勉曰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  
之所為非惟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  
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  
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温世為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  
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  
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  
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  
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  
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  
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  
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獮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謹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玠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玠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慶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珎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  
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  
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  
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

宜遷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勸授之使夜

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

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四與青雲接者此賊歸

也即衝快礮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

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至胡東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數日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屠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敷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華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真小民亦

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此三日驚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小月衣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其年月日受命守心奉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同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詩天臺災翼巖因為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焉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贖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用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亦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比其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曰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剴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將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

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乎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大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鄆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嚴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遜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問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燄灼于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寃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沾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外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公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為  
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感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  
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  
為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  
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  
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  
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  
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珎及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  
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  
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  
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  
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  
焉降詔招安授國珎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  
作威福則罷左丞鞏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  
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  
當途蓋箴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  
經畧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  
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  
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  
畏方氏殘虐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  
浮海避公夫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咲曰吾平生恣  
方國珎張士誠輩後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  
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說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平客遂亡去公決計趙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陸僧家人衆  
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  
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  
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  
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帝書省  
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

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錫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若  
千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景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景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誦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景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景通謀狀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為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將  
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為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開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未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為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  
上手書剋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憊刑部尚書吳雲  
誅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居氓激之為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于時非得上渥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休 上亦甚禮之

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析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授閣門使

賜除奸敵佞鉄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寃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其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執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執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  
諭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薦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萬生孫子為時鉅儒武緼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  
鬲斯沸莫赤匪狐廼有 真主應天受符間闕章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 有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 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秉冊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痛崇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傳式  
微謂天膏膏爰有封章煥額九重 哲后攷德宗工記功廼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蒙有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沙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貴名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

日

此處有模糊的刻字，可能是題名或日期，但難以辨認。

